

苗雨/著

Van Gogh

在浮躁与物质的世界，求索人生的真谛。

遇见大师，遇见内心真实的自己。

麦田怪圈

凡·高传奇

这是一本不一样的人物传记

[结网]

我们是同一个人吗？
幽闭之地，内心的鸢尾怒放

[功劳簿]

凡·高的画为什么那么贵？
无意间的文学大作

[印迹]

圣保罗的蝴蝶花
瓷器一般湛蓝的双眼

[穿越]

他扑向太阳，被太阳融化了！

封面故事：

开在时光里的
太阳花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遇见大师系列丛书

Van Gogh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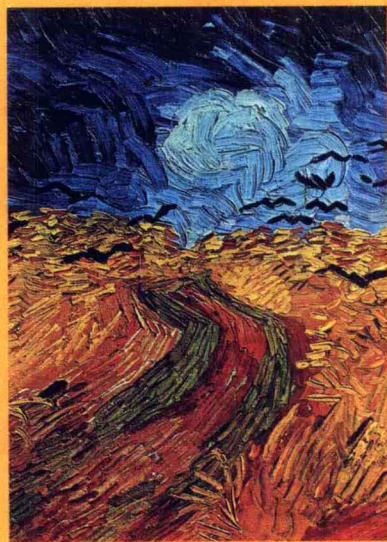
Meeting Masters Series

CROP CIRCLES THE LEGEND OF VAN GOGH

麦田怪圈

凡·高传奇

苗雨/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麦田怪圈 凡·高传奇 / 苗雨著. --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2.12
(遇见大师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5534-1101-9

I. ①麦… II. ①苗… III. ①凡高, V. (1853 ~ 1890) - 传记 IV. ①K835.63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86336 号

麦田怪圈 凡·高传奇
Crop Circles The Legend of Van Gogh

著 者: 苗 雨

选题策划: 范中华 肖爱兵

责任编辑: 肖爱兵

封面设计: 柏拉图工作室

名画摄影: 张云生 孟德琦

责任校对: 矫黎晗

责任印制: 傅广岩

出 版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发 行: 吉林出版集团社科图书有限公司

地址: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3 # 2F 邮编: 130061

大客户团购电话: 0431-86012701

投稿与读者服务: bj_xiao@126.com

图书质量反馈: 0431-86012712

印 刷: 淄博方正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: 100 千字

印 张: 10.5

版 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34-1101-9

定 价: 2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卷首： 流浪于麦田的传奇

在凡·高辉煌耀目的艺术光环面前，想要看清他的本来面目，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走近了，细细端详一番，它露出的模样任谁都会倒吸一口冷气。是的，真相扑面而来时，你可能毫无准备，被他作品征服的同时，也不禁为他悲伤的人生掬一把辛酸泪。

似乎没有谁能像凡·高这样，生前与身后的评价有如此巨大反差。凡·高的平凡，已经到了很难在当时的艺术相关史料中查证踪迹的地步。万幸的是，凡·高与弟弟提奥的几百封通信被完整地保留下来（还有一切与其他友人的通信），从信里，一个活生生的凡·高被我们看见了。从家乡津德尔特出发，一路逐梦而行的荷兰乡村少年，带着乡下人的懵懂与谨慎，走在欧洲列国的土地上，学徒、经商、传教、绘画……他的人生在书信里像一块块不规则的拼图，让仰望他身影的人们尽量一点点地拼出他生活的轨迹。

1853年，牧师之子文森特·凡·高出生在荷兰的第二大省北布拉班特。这个红头发的男孩自幼木讷，书读得不好，却会说五门外语。17岁时就随着伯父的指引进入职场——一家经营画作买卖的公司。初涉世事的凡·高，第一份职业离艺术殿堂就非常的近。在每日浸淫当代名画的工作中，凡·高对米勒、伦勃朗、布雷顿等画家的爱也油然而生。他可能不知道，这些潜移默化的爱会成为他日后着魔绘画的星星之火。

1879年，经历一次失败初恋（更确切说是单恋）的凡·高开始了他的“传教之旅”。尽管狂热而又执拗的凡·高一次次被教会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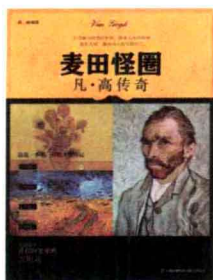
标准打败，而他却像朝圣者那样百折不挠地一路前行，对自己的职业和传教条件也一再降低，直至走到“人间地狱”般的博里纳日，艰难苦修的凡·高成为那个受难煤矿的“圣人”。可是，再苦难的传教生活也不能打动教会，狂热的传教生活被迫结束，凡·高拿起画笔，开始向自己的内心朝圣。

其实，1880年，凡·高就开始学习绘画创作，从最初的连透视法都搞不懂的门外汉，到自成风格自创技法的“印象派”鼻祖，海牙、纽恩南、巴黎、阿尔和奥维尔，每个地方都留下了他的传说：行为怪异、精神病患者、刺杀高更、割耳送妓女……每个传说都衬得他越发谜一样。1889年，疯狂状态中的凡·高用一把枪结束了生命，他没有机会知道，生命终点之外，他的一幅幅画作逐一攀上了绘画艺术的高峰，金钱用最直接最世俗的方式证明了他的价值，尽管生前，他的全部作品仅仅卖出了一幅《红色的葡萄园》，售价为可怜的400法郎。

这个一生追求阳光灿烂、炫目色彩的“爱全世界上帝子民”的狂热者，却无奈地在幽暗、疏离、病患中自行离开。他在长久的流浪中，关上了一扇扇与外界沟通的窗，一个人渐行渐远，却也正因为这份孤独，铸就了他独特而又无与伦比的画作，凡·高人生的一出悲剧，却无意间演成了绘画艺术史上最绚烂的喜剧。

麦田深处，凡·高转身而去，头也不回。留给世上的，是关于他一生的谜一样的传奇。





封面 | COVER

卷首

001 流浪于麦田的传奇

封面故事

004 开在时光里的太阳花

【结网】

006 明暗交界线：左手孤寂，右手激情

他与家人

- 009 我们是同一个人吗？
- 011 宗教之路的启蒙者与歧路人
- 017 给我天赋，给我病患
- 020 失望的接班人
- 023 亲爱的提奥
- 031 复活

他与师者

- 033 像苦行僧一样自罚
- 035 他好像总是在跟自己作对
- 038 无缘相见的大师
- 040 安特卫普的学院冲突

他与小人物

- 042 主让我为穷人传播福音
- 044 永远悲伤，又永远欢乐
- 046 堵死上帝之路
- 049 慈悲与慧眼
- 051 一个人，一幅画，随我不朽

他与同行

- 053 奇怪的组合
- 055 亦师亦兄亦敌
- 057 终生没有红过脸的好友
- 059 传授点彩法的作画伙伴
- 061 黄房子里的乌托邦

他与医生

- 067 接纳病人，却拒绝未来的“名画”
- 071 幽闭之地，内心的鸢尾怒放
- 072 他病得和我一样严重

他与灵魂

- 074 宁静里的疯狂
- 075 被太阳灼伤的普罗米修斯
- 081 谜一样地离去

【私档】

- 084 高光面：文森特之爱，爱却似灭顶之灾
- 087 单恋，红头发的傻瓜
- 092 永不可能的禁忌之恋
- 095 妻子和家的感觉不久长
- 101 因为爱你，不惜以死抗争
- 105 恼人的桃色新闻

【功劳簿】

- 106 反光面：每一幅画，都在燃烧生命



· 遇见大师系列丛书 ·
《麦田怪圈 凡·高传奇》
目 录

传世名作

- 109 凡·高的画为什么那么贵?
- 111 最早的油画
- 112 第一幅名作
- 115 生前卖出的唯一一幅油画
- 116 为友情而作
- 117 精神病院里的神迹
- 119 人像之最
- 121 迷炫的夜空
- 123 绝笔作, 死亡临近

书 信

- 125 无意间的文学大作

【印迹】

- 126 投影: 影像, 忧郁或悲怆

别人眼里·文字里

- 129 阿尔的太阳
- 129 圣保罗的蝴蝶花
- 130 他的艺术就是天然本真的生命
- 131 凡·高作画用的是心
- 132 随时随地准备交战
- 132 更多地受到返祖现象影响
- 133 孤独的先行者
- 133 作画有如别人写文章
- 134 瓷器一般湛蓝的双眼
- 136 惊叫着飞过天空

自己心中·作品中

- 137 自画像是艺术生涯的轨迹
- 137 画成一个劳动者
- 138 全新旅途, 走进光与色
- 138 找到太阳艺术所需的一切
- 140 自己在画中卧室墙上
- 140 眼神在告诉你

【穿越】

- 142 灰面: 一场来去, 一部神话

前有古人

- 144 偶像, 成了心中一种信仰
- 146 葬礼队伍与麦田悲剧

后有来者

- 147 凡·高, 他扑向太阳, 被太阳融化了!
- 150 爱凡·高甚于父亲

补 记

- 152 图书史料
- 153 主题电影
- 156 发现

结 语

- 160 爱与疯狂, 一路独行



《向日葵》： 开在时光里的太阳花

你可能不知道，有这么多的《向日葵》

据说文森特·凡·高一生中共画了11幅《向日葵》，有10幅在他死后散落各地，只有一幅目前在荷兰的凡·高美术馆展出。这个数据还有待商榷，因为不断有真品问世，同时不乏赝品得到证明。

凡·高一生饱受世人冷眼，却偏偏热爱向日葵这种热烈的花卉，他自己曾经说过：“芍药属于杰恩宁，蜀葵属于科沃斯，而向日葵，他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我。”凡·高所画的向日葵静物画，虽然看似相似，却都有着细微的差别，有的虽然是一瓶花，却因为观察角度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姿态。这些向日葵不像是开在百年前的画布里，她们都有着热烈的色彩，粗糙的视觉，蓬勃的力量，仿佛马上就要从画里伸出挤挤挨挨的叶片和花瓣，让你嗅到她们在阳光下汩汩散发的花香味，那些平展的叶脉上似乎还反射着阿尔蓝天下耀目的阳光。

最美的花送给高更

这一系列的《向日葵》花基本都绘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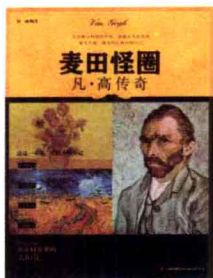
1888年左右，那时候的凡·高游弋于法国阿尔明亮的艳阳之下，尚做着成立“南方画室”的美梦。好友高更即将到来，两个人一起绘画创作，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。拿什么来欢迎朋友呢？经济拮据的凡·高无力布置奢侈的家当，除了将屋子的墙壁刷上了浅黄色，床和桌椅都打扫一新外，最好的礼物自然是自己全心全意地为他画几幅好画。

于是，凡·高在高更的房间的墙壁上挂了6幅灿烂热情的《向日葵》，让纯净柔和的铬黄色，在不同的深浅的蓝色背景上发出美丽的光芒。凡·高给它们配上了橙黄色的画框，就像哥特教堂里的彩绘玻璃一样美好。

当风尘仆仆的高更一脚踏进凡·高为自己精心准备的卧室，马上被这一墙的明亮色彩震撼了。高更本人是个玩世不恭的“海盗式”狠人，但仍无法不被来自凡·高的美好身心的向日葵所感动，在他的回忆录里，这一墙的向日葵曾被他一再提起，那种美好的感觉追随了他整整一生。

向日葵没有为凡·高和高更维系住美好的生活，两人在日复一日的争吵中分道扬镳，高更远赴海中荒岛，离群索居，郁郁离世；凡·高割耳自残，精神崩溃，自





上图:《花瓶里的十五朵向日葵》(局部), 1888年, 92×73cm, 画布, 油彩, 现藏于英国伦敦国家博物馆。

杀而终。火焰般的向日葵画,就这么在墙上静静地看着两位好友的情谊燃成了灰烬。

平凡一幅画,天价《向日葵》

封面的这幅《向日葵》原为英国著名私人收藏家、采矿工程师出身的矿业家贝蒂爵士和夫人伊迪丝所有,他们是1934年在巴黎买进这幅画的,无人知道当时他们付了多少钱。此画后由其遗嘱执行人交给佳士得拍卖行拍卖。佳士得拍卖行印象派部的朗德尔在拍卖会前曾向客户介绍说:“在现代艺术中没有比《向日葵》更富有魅力的了,这幅画是最令人难忘的,世界各地都把它制在海报、圣诞卡和日历等各种东西上。这幅画完全可能打破绘画作品拍卖的世界纪录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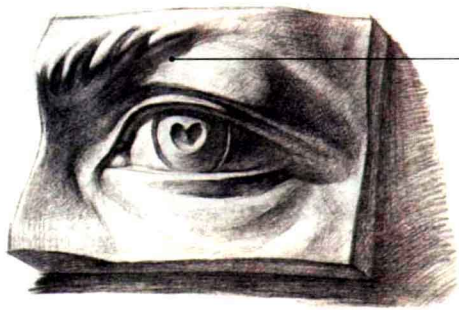
1987年3月30日(凡·高诞辰134周年纪念日),佳士得拍卖行隆重推出荷兰绘画大师凡·高的巨作《向日葵》,拍卖这幅作品前后用了4分半钟。“起拍价500万英镑。”拍卖师高声宣布。价格很快上升到1000万英镑,这正是拍卖行对这幅画事先估计的成交价。买主一个个退出竞价,竞争渐渐集中到两位通过电话报价的经纪人身上,两位不露身份的顾客在热线电话

中竞相不让。闪光灯、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经纪人。价格仍在上升:2000万英镑,2100万英镑……“2250万英镑,最后一次报价,还有加价的吗?”拍卖师手举樱桃木小槌。“成交!”《向日葵》最后被日本安田水上火灾保险公司总裁后藤安夫以2250万英镑(约3390万美元,58亿日元)的价格买走。英国当局为平息民愤留住此画,曾援引超过13400美元的艺术品必须取得出口许可和英国公民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法令,等待愿出同样售价的英国买主出现。结果没有人舍得出那么多的钱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幅《向日葵》在精心护卫下运往日本。

从拍卖开始到将《向日葵》自伦敦运往东京,安田公司大肆渲染,广而告之,吸引了亿万人关注的目光。如今这幅画被放置在安田公司营业大厅中央,成为一件绝妙的广告品,无声地显示着安田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。安田公司一时名声大振,保险生意接踵而至。同时,仅参观名画的门票收入一年就达数千万日元。

《向日葵》的拍卖成功,也使凡·高的名声一跃而起,在世界画坛独领风骚。





结 网

“他已去百年，但他的文字依旧鲜活如初。所谓意外，则是信札里那个异质混成的血肉之躯。字里行间始终驻守着一个真实的天才，比人想象中还要真实和精彩百倍。”这是《纽约时报》出版《凡·高自传》时的一段引言，正是有了这些精心保存的信札，才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掩映于众多荣誉后的一生孤寂，却又充满激情的凡·高。

凡·高有着一段苦难的人生。在他的人生轨迹里，鲜有快乐温情，却挤满了寂寞、流浪、穷困、病痛，凡·高用强健的身体支持着、对抗着，挣扎了数十寒暑，终于力不能敌了，麦田深处的一声枪响，将他带离了这苦痛的人间。带有讽刺意味的是，生前仅卖出一幅油画的凡·高，在死后数年间就声名鹊起，画作也价值陡涨，千金难易。随着这些画作的价值越来越高，凡·高也渐成古往今来数一数二的大艺术家。只是对于这顶桂冠，愤世嫉俗的凡·高会不会在他简朴的墓地中冷笑一声。

凡·高在荷兰乡村中长大，从小性格怪异，少年求学时就很让父母操心。在成为



明暗交界线

meeting-line between light and shade

左手孤寂，右手激情

一个画家之前，凡·高最初的抱负是当一名传教士。他受父亲影响，虔诚地信仰宗教，相信无论什么苦难都能上帝那里得到安慰，如果能代表上帝来抚慰受苦的民众，那将是多么光荣的职业。

凡·高忠实地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，直至撞得头破血流。高比尔艺术品公司的工作辞了，神学院的课程学了，远赴英伦传教去了，炼狱般的博里纳日都待足两年。在矿区传教时，生性善良的凡·高同情穷人，为了“抚慰世上一切不幸的人”，他和矿工一样吃最差的伙食，一起睡在地板上。矿坑爆炸时，他曾冒死救出一个重伤的矿工。他的这种过分认真的牺牲精神引起了教会的不安，一封辞退信如雪天的冰水兜头浇下，熄灭了凡·高心中的熊熊火焰。失去了上帝，凡·高一度失去了自我。曾经在海牙、在伦敦的意气风发、满怀热情的青年，在博里纳日永远昏暗的天色里找不到要走的路了。

世上有提奥，然后才有凡·高，这话一点都没错。凡·高的弟弟提奥是他这一

生最大的安慰。兄弟俩自幼相处就很好，及至成年，这种好演变成成为凡·高一世的依赖。一直在按期资助凡·高的提奥在此时帮助凡·高走出了失落。没了上帝，还有艺术，从小就喜爱绘画的凡·高一直以来都在自学中，无论伦敦还是博里纳日，他生活的每一步都有画图的记录。

性情古怪的凡·高为了学画吃足了苦。似乎每个画室都不太欢迎他这样的学生，凡·高年龄偏大、沉默寡言、固执乖张、性情暴躁，有时与学生不睦，有时和老师争执，甚至拳脚相向，几乎所有的正规绘画学习凡·高都没能坚持完，不是半途离去就是无法毕业。连作为姻亲的当代名家毛威亲力指导，都被乖张的凡·高击碎了作画的石膏像。

然而学习上的不顺并未阻止凡·高创作的激情和速度。他一路孤独地流浪，从荷兰到比利时，从法国的阿尔到奥维尔，凡·高见识了布鲁塞尔的繁华、海牙的风情、阿尔的烈日、奥维尔的星空，他孤独地一路走一路画，结交了很多画家朋友，





Van Gogh

麦田怪圈 凡·高传奇
Crop Circles The Legend of Van Gogh



上图:《奥维尔村庄的街道》,奥维尔,1890年,布面油画,73×92cm,现藏于赫尔辛基阿特伦博画廊。

又一一分手,高更、修拉、塞尚、贝尔纳、毕沙罗……这些名字都在他的生命里留下流星般的璀璨光辉;他也结交了很多平民朋友,邮差罗林老爹、开咖啡馆的古诺夫妇、新教牧师萨尔、房东拉伏瓦夫妇……这些名字没有耀目的光泽,却实实在在地温暖着凡·高普通的日子。

最后病如鬼魅的凡·高走不动了,他停留在美丽的小镇奥维尔,那里有着与家乡一样的海一般的麦田,不甚清醒的凡·高在这里进出生命里最美的华彩,伴着那几幅最震撼人心的画作的,是麦田深处一声清脆的枪声。

我们今天之所以知道这一切,是因为

提奥保留了与哥哥所有的通信,正是这些时序明晰的信札,让我们理清了凡·高一路行来的每一个脚印。

如果没有提奥,世间是否还有我们所熟知的凡·高?像他这样活着时默默无名的画家,孤独怪异,为世所不容,如果没有提奥保存下的几百封通信,在那些天价油画的背后,是否还能看见是怎样一双手在绘画,怎样一颗心在熬煎?

左手孤寂,右手激情

结网



神秘的哥哥： 我们是同一个人吗？



在荷兰南部北布拉班特省的小村津德尔特，穿过大片麦田，绕过教堂尖尖的塔楼，就能看到这个小村的教堂墓地，年幼时的文森特·凡·高几乎每周一次地来到这里，来到一块刻有一段文字的小小墓碑前。

这是一件神秘微妙的事，透着一种宿命的意味。很小的时候，凡·高就知道这小小的墓碑后面躺着的人是谁，甚至曾为命运的神奇而惶恐。当他有能力读懂那块墓碑上的文字之时，他幼小的心灵中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：

文森特·凡·高 1852

名字下面还有一段引自《圣经·马太福音》的话语：

让孩子们，
来我这里，
不要阻止他们，
因为在天国的，
正是这样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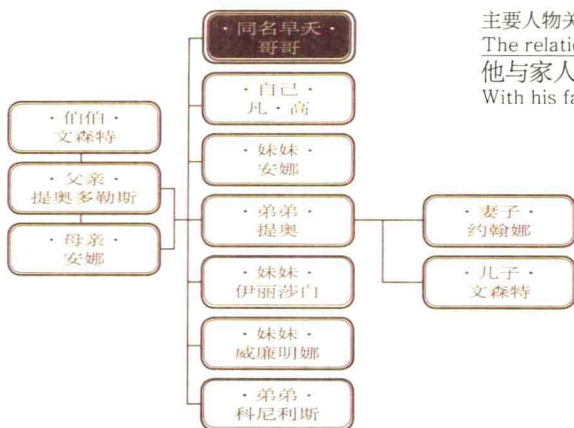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无法推测幼小的凡·高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感受，在墓碑后咫尺相隔长眠着的，是与他同名、同姓、同性别、同月同日生、仅仅先他一年来到人世但随即死去的另一个文森特·凡·高！

1853年3月30日，凡·高出生于津德尔特，与众不同的是，他是一个少见的浅红头发的男孩儿。恰好一年前（不早也不晚，就在3月30日这一天），他的父母曾生下另一位男婴。这位男婴带给父母极大的喜悦，这不仅因为他是头生子，而且更因为，这一年，他的父亲已经30岁，而母亲已经33岁了。沉浸于幸福之中的父母为这位男婴取名文森特·威廉·凡·高。可这个让父母倍加珍爱的儿子只活了短短几个星期便夭折了。当第二个孩子降生时，为了怀念长子，父母再次为孩子取了这样的名字，小小的文森特，顶着逝去兄长的名字在北布拉班特麦浪滚滚的黑土上长大了。





麦田怪圈 凡·高传奇
Crop Circles The Legend of Van Gogh



上图:《纽南的老教堂和农夫》，纽南，1884年，布面油彩，
34.5×42cm，现藏于欧特娄·国立克罗-米勒博物馆。

我们 是同一个人吗？

同名的兄长成了凡·高心中的一个隐喻，凡·高对他充满了好奇：是我代替他来到了世间吗？我们用着一个名字，留着一个家族的血脉……是不是一个文森特来了，另一个就要走了？

所以，在凡·高自杀前大约三个月，亲爱的弟弟提奥欣喜地告知哥哥他的儿子

出生了，为了表达兄弟之情，也取名文森特·威廉·凡·高时，凡·高是否想起了藏在心中三十几年的隐喻，早夭哥哥的阴影覆盖过来：又一个文森特·凡·高来了，我是不是该走了？



父亲提奥多勒斯： 宗教之路的启蒙者与歧路人



耳濡目染的宗教氛围

宗教与艺术是凡·高生命的主要色调，这是因为凡·高来自于一个宗教与艺术联姻的家庭，父母熏陶分别成为他生命中这两个重要成分的来源。

在凡·高的理想中，画家并不是第一选择，多年来，他的崇高愿望一直都是献身宗教，做一名传教士。凡·高为这个理想一再努力，直至完全没有希望，才转而投身绘画。他的这种宗教情结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父亲及家族的影响。

凡·高的父亲提奥多勒斯·凡·高（1822-1885）在津德尔特地区是个名人，他是这里德高望重的牧师，1849年打从乌德勒支神学院毕业后，提奥多勒斯就成为这个地区的一名新教牧师。北布拉班特省是一个天主教大省，境内居民绝大部分信奉罗马天主教。这意味着与罗马天主教相

对立的荷兰归正会属于极少数派。而提奥多勒斯凭借自己的善良和温和，在津德尔特地区得到了到多数村民的爱戴和尊重。

在津德尔特当地，提起“漂亮牧师”几乎家喻户晓，大家对提奥多勒斯的善良、宽厚、有教养的形象印象深刻。一位年老的女罗马天主教徒回忆说：“我们非常喜欢他，为了他，我们甚至可以在水中双膝跪下。”

提奥多勒斯自己的父亲也是一名牧师。在他的12个孩子中，只有排行第四的提奥多勒斯继承了父业，尽管他并没太大做牧师的天赋。是的，提奥多勒斯默默无闻地在津德尔特一呆就是20年，即便后来调任新职，也不过是调往与津德尔特同样偏远的小村庄如海尔沃特或埃登等地，到晚年甚至被调往更小的纽南去了。只有教区内的人们衷心爱戴和尊敬他，妻子爱他、理解他，儿女们崇敬他。凡·高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宗教氛围浓郁的家庭里，





上图：祖母



上图：父亲提奥多勒斯



上图：妹妹安娜

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名狂热的宗教信徒。

凡·高是家里的长兄，他有三个妹妹（安娜、伊丽莎白、威廉明娜）和两个弟弟（提奥、科尼利斯），在这个孩子整天闹嚷嚷的家庭里，凡·高从小就显得非常与众不同。用邻居的话讲：这个红头发的孩子太安静了，脾气不好，似乎也不爱与别的孩子相处。

儿时的凡·高非常喜欢一个人独处，他不谙世事，举止怪异，却公认的“善良至极，有一副少见的好心肠”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凡·高从小就对宗教表现出强烈的热情。他最喜欢一个人躲在父亲书房的一角，静静地看父亲那些大大的书籍。别的孩子都在花园里跑跳嬉闹，只有小凡·高沉醉在那些迷人的宗教故事里，憧憬着自己可以成为宗教传播者，像父亲那样，将自己的一切力量都分给穷困潦倒的民众，哪怕自己过着苦行僧般的日子。因此从小凡·高就会在不经意间苛刻地要求自己，不允许自己生活得太过分。比如小凡·高曾在父亲布道的教堂采集植物，并分门别类。如果有谁认为这不过是儿戏，他就会生气。一位亲人后来回忆说，有一次，凡·高用油灰做了一只小象，父母大加赞

扬。然而，这并未使他像一般孩子那样感到特别高兴。相反，他似乎认为父母的赞扬太过分，认为他们不严肃，把他的事情当儿戏。一气之下，他毁掉了小象。他还出于类似的情形撕毁了自己精心描绘的一只猫——他母亲一生都记得这件事。这些略显矛盾的儿时小事也能从一些角度看出凡·高隐忍在内心深处的纠结和病患。

像所有孩子一样，凡·高最初曾经非常崇拜和依赖父亲。11岁那年，凡·高被送往25公里之外的泽芬贝亨村，在那里的简·普罗维利私人膳宿学校注册就读。凡·高在这所学校学习了英、法、德三种语言，使得他最终能像使用荷兰母语一样熟练地运用法语和英语，德语也达到相当的实际运用水平。凭借着这些语言，日后孤独的凡·高才一个人流浪于欧洲大陆，完成了那些伟大的画作。同时这所学校还开设了绘画课程，凡·高也正是在这里正式开始了他在绘画方面的启蒙教育。

第一次远离家门，凡·高身上一个重要的情感特征鲜明地暴露出来。平时在家，小凡·高都喜欢一个人游戏、阅读、绘画……不喜欢别人参与他的活动，有时别人对他稍稍多加一些注意，他都会发





上图：妹妹威廉明娜



上图：妹妹伊丽莎白



上图：弟弟科尼利斯

脾气。所以大家认为生来他有些冷漠，不愿意与他人亲近。可事实正好相反，骨子里的凡·高是非常依赖家庭的，在普罗维利私人学校时期的一幅照片里，孤独的凡·高肃穆得近乎忧郁和压抑，强忍泪水。

多年以后，凡·高在与弟弟提奥的通信中曾经说过那时的想法。那天，他随父母初抵学校，当报到、注册、食宿等一应事务处理完毕，父母与他告别离去，那一刻，站在学校门前，他心里是多么的孤弱和悲伤！“那是一个秋天，我站在学校门前的台阶上，望着那辆马车载着爸爸妈妈向家乡驶去。直到今天，我还能在回忆里看到那辆黄色小马车远远地驶上马路，穿过牧场——马路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，两旁是些稀疏的树木。头上阴霾的天空倒映在积水里。”两周后，父亲再次前来探望，看他生活学习等诸方面是否习惯、正常，凡·高喜出望外，看到日思夜想的父亲出现在眼前，他一反常态，尽管已是十足的少年，还是身不由己扑上去抱住父亲的脖子。在此后那些漫长的光阴里，他都度日如年地等待着圣诞节的来临，翘望着与父母和亲人团聚的日子。

1868年3月，15岁的凡·高不知何故

突然返回了家乡津德尔特。关于凡·高离开威廉二世国王公立学校的原因，至今没有定论。凡·高对这件事一直保持缄默，研究者只能猜测可能是和凡·高忧郁的心理、孤僻的行为甚至家族的病患有关。不管怎样，父亲对于儿子的回家，给予了足够的关心和爱护。提奥多勒斯发现凡·高回来后孤僻安静，仿佛与世隔绝的孤独包围着他的孩子，他于是竭尽所能地为小凡·高开解心情。他再也没有强迫孩子回到学校，也给予孩子充分的自由研究那些宗教典籍，用家人和家乡特有的力量，帮助凡·高走出困境，感受希望。

狂热传教士之梦

两年以后，提奥多勒斯与最好的兄弟文森特商量，借助他的影响，将凡·高带到了高比尔公司海牙分公司做学徒，父亲为凡·高安排了一条通顺的生活之路，但是凡·高却没有领情，自顾自地将这条路走向了歧途。

凡·高在人生中有过四段对他影响很大的爱情，每次爱情经历都将他与父亲的感情推远，直至不可挽回。1873年，21岁

